

祖孙携手著春秋

胡连俊

丙午暮春,欣闻老友于学强和孙儿于坤良编著的纪实文学作品《春熙路西医诊所》将付梓出版。只为先睹为快,急切打开手机上刚收到的电子版,六万余字一气读罢,不禁思绪万千。

此书以如椽之笔追述了于氏家族清末民初由盛转衰的变迁,又以学强父母崎岖与奋进交织的人生之旅为主线,再现了从抗日烽火到解放战争的峥嵘岁月,再到新中国旭日东升、改革开放大放异彩的新时代。这些尘封的家族往事撞击着我的心灵,因为它不仅是家族史,也是一部浓缩的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沧桑画卷,一曲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用良知与抉择谱写的命运交响。

时光回到1937年,大连博爱医学院。毕业典礼的钟声还未消散,东北早已深陷日寇铁蹄之下,全面侵华的战火又骤然点燃。于耀光与王庆溶,这对正值青春年华的大学生情侣,面临着一个残酷的命题:是留下做亡国奴,还是踏上一条未知的流亡之路?

他们选择了后者。这个选择,在那个年代并不轻松。流亡意味着放弃眼前,意味着从东北到西南的万里颠沛,

意味着把青春、才华乃至生命,都押在一个渺茫的希望上——希望这个国家还有救,希望这块土地还能重见天日。

写到这,我不禁想起那个年代无数知识分子的命运。他们从沦陷区走出,有人走向重庆,有人走向延安。他们的脚步,丈量的是一个民族的苦难与不屈。

随后,作者以精炼生动的笔墨,描述了于耀光与王庆溶在四川彭县白水河铜矿当矿医的日子。那不是体面的城市医院,而是深山老林里的矿区诊所。

在这里,他们遇到了桑即藩——以资源委员会专员身份为掩护的地下工作者。桑即藩对这两个踏实而正直的东北流亡大学生产生了好感,引导他俩参与抗日救亡活动,甚至还写过一封推荐于耀光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深造的介绍信。因王庆溶有孕在身,两人对去延安的革命意义认识不足,婉言谢绝了。

这是大时代中小人物的真实状态: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革命者,但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,用自己的方式,为这个国家尽一份力。于耀光夫妇选择了医者的方式,选择了诊所这块方寸之地,撑起了一片赤诚的天空。

全书分量最重的篇幅,是于耀光夫妇在成都闹市区春熙路开办西医诊所的故事。春熙路,成都最繁华的商业街。在灯红酒绿的背后,一间小小的西医诊所里,于耀光夫妇结识了学生运动骨干陈寰——一个年轻果敢、满腔热血的东北姑娘。王庆溶与陈寰拜为干姊妹的那一幕,读来令人心生温暖,这是流亡岁月里,以共同信念为基础的情谊。

王庆溶在陈寰安排下,秘密筹措医疗物资;参演抗日话剧,用艺术唤醒民众;诊所后堂成为进步学生碰头的安全场所……一个女医生,在诊室之外有着如此丰富而勇敢的人生。她的每一次选择都不算惊天动地,却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爱国知识分子的群像。

于耀光则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为革命出力。他主动与成都机场场长攀亲,给大儿子认干爹,从而获取情报,并得以前往香港采购我党抗日武装急需的药品。这段描写尤其精彩,因为它展现了普通人从事地下工作时的真实状态:不是谍战剧里无所不能的特工,而是一个医生用自己的社会关系,小心翼翼地做着他认为对的事情。

如果说书中的故事让我动容,那么这本书的创作方式更令我眼前一亮。这部作品是老记者、老作家的祖父与博士生的孙儿跨界携手完成,在独特的创作过程中,不仅收获了作品,还让年轻的孙子熟悉了家族历史,懂得了“我从何处来”,也明白了“该向何处去”,这是比任何教育都刻骨铭心的家风传承。

我忽然想到,我们每个人是否都应该为自己家族写一部史著呢?古代的史书,多半写的是帝王将相,普通百姓难登大雅之堂。如今时代变了,于耀光和王庆溶没有显赫的头衔,没有惊天动地的功业,甚至没有去延安投身革命。但他们的人生、他们的选择、他们的坚守,是历史长河中微小而真实的注脚。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春熙路故事,都有一对像于耀光和王庆溶这样的祖辈。他们或许平凡,或许默默无闻,但他们的生命轨迹同样值得被记录、被传颂。

合上这部书稿,我想对所有读到这篇文章的人说:趁着老人还在,趁着记忆还在,去问问他们的故事,去写写你们的家史。你会发现,每一个平凡人生的背后,都藏着一个值得铭记的时代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(接上期)

第十三章

吕思与刘彩奎相对无言,刘彩奎忍住悲痛轻声道:“公子受委屈了。”

吕思的喉咙颤抖着,努力放缓语气道:“我没有伤害秋儿。”

刘彩奎流泪道:“我知道,我都知道的。秋儿的死与你无关,而且我也帮她报仇雪恨了。”

吕思惊道:“公主此话何意?你帮她报了仇,你可知真凶是谁?”

刘彩奎低声道:“我自然知道,他曾是我的驸马,此人阴狠狡诈,作恶多端,我已禀明父皇将他处决了。”见吕思满面惊疑之色,轻叹道:“你又何必怀疑我,秦定生作恶多端死有余辜,况且我与他虽有夫妻之名却从……”说到这里突地停住,刘彩奎的面庞红若朝霞,心脏“扑通扑通”跳个不停。

吕思没有发现刘彩奎神情的变化,依旧怀疑道:“可是,他毕竟是当朝驸马,你父皇怎会为了一个侍女而杀了他?”

刘彩奎道:“父皇虽然仁慈,但是对朝廷法令极为重视。当然,他老人家也会顾及皇家颜面,因此以秦定生当街杀人为由将他判处死刑。”

吕思紧皱眉头,闭目沉思,睁开眼睛道:“你父皇真如你所言,岂非当世明君?”

刘彩奎知道吕思又想起灭族之仇,环视群山道:“这白马雪山绵延千里,每一处冰川崩塌,并非都是山神之意,所以请公子不要将一切怨仇都归结于我父皇。”

吕思道:“我原本也没有寻他报仇之心,我只想诛杀漠北四鹰,是他们亲手杀害了我爹娘。”

“漠北四鹰?”刘彩奎问道,“公子可知他们身在何处?”

吕思摇头道:“我只知道郭爻老贼一人,其他三贼姓名我还没有查到。只是现在郭爻已死,若要寻出其他三人就更难了。”

“公子不必担心,我们公主自有办法。”赵惜容插话道。

吕思闻言心中一动道:“公主当真有办法助我寻出仇家?”

刘彩奎微笑道:“公子可知许负,许老国太?”

吕思道:“许老国太的盛名,当今天下谁人不知。她老人家感应天地,精于神算,是当朝最了不起的人物。”

刘彩奎道:“蒙她老人家不弃将我收为关门弟子,只是我天生愚钝,所学不到她老人家万分之一。”

赵惜容笑道:“公主一向谦虚,这次能找到公子,全凭公主的神算之术。”

吕思向刘彩奎道:“不知公主找我何事?”

刘彩奎没有想到吕思会有此一问,一时语塞,但好在她冰雪聪明,瞬间找到托词,道:“师傅算定小塔黄即将出世,天意归公子所有,因此命我来助公子一臂之力。”

“如此说来,倒是在下让许老国太失望了。”吕思惨然笑道,“许老国太定知道我与你们刘氏有不共戴天之仇,为何还要你来帮我?”

刘彩奎叹道:“我们皇家确实对不住你们吕氏一族,但是,公子应该知道

刘氏与吕氏血脉相连,本属一家,只是后来经历了许多事情,才有今天之变故。盼公子不念旧恶,从此与我们刘氏化解干戈。”

吕思纵声大笑起来,刘彩奎待他笑声停歇后问道:“公子为何大笑?”

吕思瞧向她道:“好一个不念旧恶,化解干戈。我原本不想重提往事,更不想与你们刘氏为敌,只是你们刘氏欺人太甚,我岂能任由你们宰割?”

刘彩奎惊道:“据我所知,我们皇家并没有得罪于你,何来欺人之说?”

吕思道:“刘启处处与我作对,屡次设计谋害我,你居然敢说你们皇家没有欺我?”

刘彩奎惊道:“太子要伤害你,这怎么可能?公子怎会与太子有交集,这其中只怕有些误会。”

“误会?”吕思恨声道,“他派人在青羊山设伏,使我差点儿葬身谷底怎么说?”

刘彩奎沉默片刻问道:“公子觉得张偃如何?”

吕思道:“张侯爷是我世伯,待我吕氏恩重如山。公主问世伯何事?”

刘彩奎欲言又止,向远处看了看向吕思道:“此地非久留之处,公子先同我们一起下山,报仇之事还需从长计议。”

(未完待续)



投稿邮箱:3304315815@qq.com

打扫心灵庭院

林战迎

近来女儿食欲不振,寻遍药剂调理,依旧不见起色。孩子提不起精神,我也终日烦躁不安,坚持多年的阅读习惯,也在满心焦灼里搁置许久。

那日出门为女儿购置奶粉,一踏进母婴店,店员便热情上前询问孩子近况。几句闲谈下来,积压多日的烦闷几乎要冲出眼眶。这时一位年轻店员轻声开口:“姐,我不知道您遭遇了什么,看您眉头紧锁,心事重重。人若是常展笑颜,身边的人也会被这份暖意感染。”

简单一句话,说得我一时语塞,满心窘迫,却不免陷入沉思。

回到家,我翻开那本束之高阁的《看见孩子》,沉下心细细品读。书中“洞察—联结—共情”的亲子相处模式,一字一句戳中我的心弦,这不正是当下我的真实写照吗?我循着文字反躬自省:女儿厌食、精神不佳,根源竟是我连续的低落情绪,无声地传递给了孩子。

自此,我重新拾起每日一小时的阅读习惯。奇妙的一幕发生了:当我的内心归于平静,生活节奏规律有序,女儿厌奶的状态竟日渐好转,所有汤药都不用了。如今,她整日咿呀欢语,眉眼鲜活,陌生人遇到总忍不住夸赞:“这孩子精气神真好,你养得真用心。”

听罢,我长舒一口气,暗自庆幸:读书怡情,文字拥有滋养灵魂的力量。那些静静翻过的书页,悄悄拂去我心中的尘埃,调节着我焦躁不安的情绪,也温柔化解了育儿路上的困境。原来,解开困境的钥匙,从不在别处,而在我自己心底最深处。读书不是消遣,而是一场向内修行,清扫心灵庭院的旅程。